

大英博物館



筠连县政协第九届文史资料委员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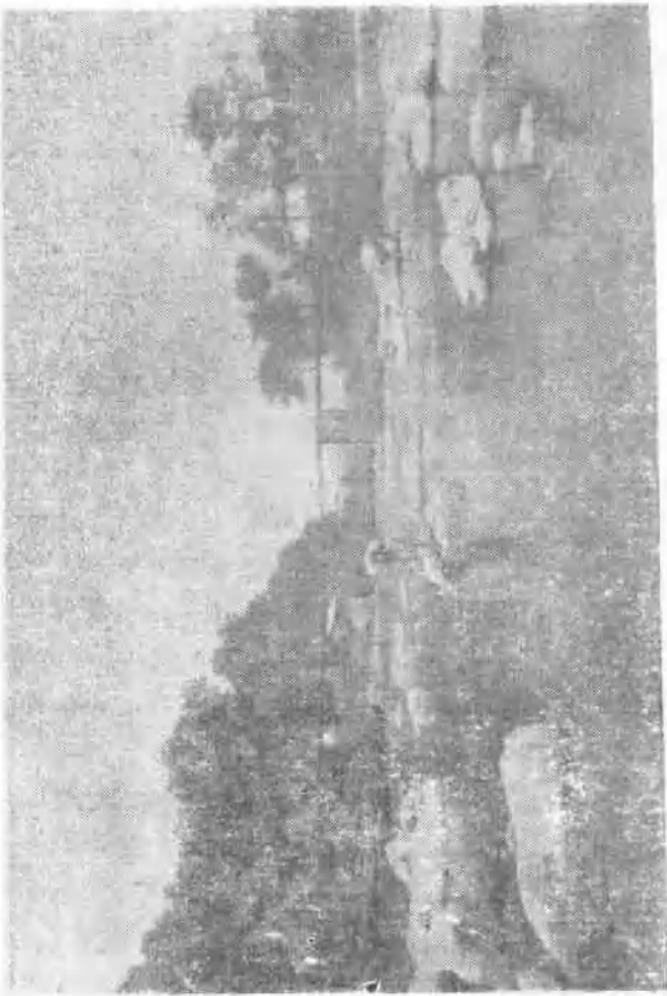
主任: 戴长才

副主任: 廖新楠 张礼宏 苏心端

委员: 王禹林 母直锟 黄天培
葛祖铨 游遂良

楊廷璽 楊

楊廷璽

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期

目 录

- 筠连县建置沿革及境域变迁.....郑忠纯(1)
老红军干部李桂英同志对攻打筠连县城的回忆.....
.....土化整理(4)
红军进城见闻.....张永昌口述、土化整理(7)
广州起义牺牲的苏重淮烈士.....苏松、心端、端芳(10)
回忆二兄杨剑英(摘录).....杨志英(15)
悼念革命烈士刘汉芹.....李孝治(21)
筠连县解放初期的人民检察署.....唐觉三(23)
解放初期筠连县的禁烟禁毒简况.....张济生(27)
筠中和沐中并校的两年间.....苏心端(31)
解放后沐中的恢复和发展.....陈明祺(36)
筠连师范的开办和停办.....樊贞柏(41)
大乐瓦苗校的开办情况.....樊贞柏(43)
我调到筠中时的几位语文教师.....游遂良(45)
筠连县川剧史话.....文渊(48)
针灸医学在筠连的发展.....苏治平遗作(65)

| | | |
|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山村放映轶事 | 肖期富 | (68) |
| 筠连县令咏八景 | 苏端霄 | (83) |
| 抗战时期《沐爱旬刊》和《沐爱教育旬刊》简介 | 石流 | (92) |
| 留法勤工俭学的苏言川 | 苏松、心端、端霄 | (94) |
| 筠连县茶叶生产的回顾 | 刘宗祥 | (97) |
| 筠连人口与人寿 | 李孝治 | (106) |
| 历史知识 我国科举制度简介 | 刘世镜 | (111) |
| 封面图片：筠连八景之一《木井温泉》 | 杨怀昆 摄 | |
| 扉页图片：洞电索桥 | 杨怀昆 摄 | |
| 插图：筠连县川剧团一九八三年六月在重庆演出 间接见西德汉学家卡特罗教授一行摄影 | 筠连县川剧团供稿 | |

筠连县建置沿革及境域变迁

郑忠纯

筠连在周秦时期，属僰侯国地；汉代属犍为郡南广县所辖；唐置蜀康筠州，旋置连州，宋沿前制。

元，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合筠、连二州为筠连州，归叙州府辖。（治设今筠连镇）。二十三年（1286）设行中书省，并废府立道置路，筠连州属于西蜀四川道永宁路。至正二十年（1361）明玉珍在重庆建“大夏”政权，筠连州治地、隶属与前无变。

明，洪武四年，（1371），始建筠连县，（治今筠连镇）属叙州路辖。六年，（1373）更路为府，仍属叙州府。九年，（1376）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，并于府下设州，筠连县属于四川布政使司叙州府高州。（治今高县文江镇），十年（1377）降州撤县，为高县辖地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恢复高州，仍领筠连县。

明末，张献忠在成都建“大西”政权，筠连县隶属亦与前同。

清，顺治三年（1646）改四川布政使司为四川省。顺治十六年（1662）筠连县始归清有，为四川省叙州府辖。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将县属大、小楠木园划归云南省镇雄州。嘉庆七年（1802），于府上设道，筠连县属于四川省永宁道（治今泸州市）叙州府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改道名为下川南，仍属四川省下川南道叙州府所辖。

民国元年（1912）裁道，筠连县属四川省叙州府辖。二

年（1913），废省立道，属于下川南道。三年（1914），更还道名，仍属永宁道。十七年（1928），撤道复省，直属四川省。二十四年（1935），设行政督察区，筠连县归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辖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1950年1月9日，筠连县解放，属于西南行政区（设重庆）川南行政公署（设泸州市）宜宾专区（设宜宾市）。

1952年撤行政区和行署，恢复省制，筠连县属于四川省宜宾专区。1953年3月，从高县划入3个区及所辖1镇20个乡镇。

1968年8月，政专区为地区，筠连县仍属四川省宜宾地区所辖。

境域变迁

（一）汉南广县。按《汉书》犍为郡南广县下，汾关山，符黑水所出。《珙县志》载：半为滇之镇雄地，半为川之永宁地。据此，汉南广县境域应括有今珙县、高县、兴文、筠连及云南盐津、彝良、威信、镇雄等县地，其境域之辽阔，非今日之县可比。

（二）唐之筠、连、定三州，据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以筠州（今筠连镇）为中心点，东为珙州（今珙县境），东南为高州（今落木柔、镇舟一带），南南西为总州（今孔雀乡一带），南南东为连州（今盐津县境），西为盐泉（今盐津县境），北为定州（今高县境），北北东为藤州（今珙县境）。可见定州、连州都不在县境，显与文字记载不一，按唐宋两代之史迹，乐子正说“蜀靡诸州，除深落云南蛮界一十五州，其余虽多名额，亦无城邑，散在山洞，不常其居”。

……其为刺史父子相继，无子即以其党可者公举之”。足见，时人无固定住址，加之与南诏常有战争，州县治所迁徙无定，但其故治应是在今县境。各州境域很难清理。总之，唐之筠、连、定三州，基本奠定了明代置县时的境域。

(三)明置筠连县，其境域，按乾隆《筠连县志》：“清初沿袭明制，分户四里，编为四乡”。据此可知，明代至清初之辖地无变。在雍正六年划出大小楠木园（今盐津乡楠木乡）归云南省镇雄州后，县属范围略有缩小。此后，至1952年均无变更。按直线距离，东西宽约18公里，南北长约30公里，总面积约为540平方公里。

(四)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1953年由高县划入3个区及所属1镇20乡，自是，筠连县境域始较原先扩增1倍以上。全县面积：东西直距约38公里，南北直距约33公里，略成圆形，切余补缺即得1255平方公里。以县城为起点，四至八界直距里程是：

东 至珙县中山界17.4公里，沐滩界16公里，罗渡界27公里，上罗界24公里。

东北 至高县蕉村界4公里，珙县天堂界14公里。

东南 至珙县王家界35公里，三溪界38公里，威信长安界39公里，彝良茶园界35公里。

南 至彝良牛街界32公里，洛旺界25公里。

西南 至盐津红星界22公里，长沟界22公里。

西 至盐津牛寨界6.6公里，楠木界22公里。

西北 至高县羊田界5公里，盐津兴隆界8公里，底坪界11公里，茶龙界6公里。

北 至高县陈村界6公里。

老红军干部李桂英同志

对攻打筠连县城的回忆

土化 记录整理

1935年农历八月初一日，红军打进筠连城，我是亲自参与者。当时，我任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司令部指导员。

红军四渡赤水，是由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掩护过渡，三军团伤亡很大，为了保护伤病员，配合主力四渡赤水，建立革命根据地，在扎西会议后就留下了川南游击队，由徐策任特支书记兼游击队政委，王逸涛任司令员。不久王逸涛叛变。以后与黔北游击队合队，便改称川滇黔边区游击队，扩大了活动的范围。我们从长官司出发向石碑前进，受到蒋介石组织三省联合会剿，战斗中徐策牺牲，余泽鸿继任特支书记兼纵队政委。打筠连城就是在余泽鸿的领导下开展的。

1935年打筠连城，是我们在川滇黔边区唯一打下的一个县城。是晚上（从小落瓦）出发的，出发时天在下毛毛雨，每人都穿有脚马子。我们约有7、8百人，打进县城时，个个都是威风凛凛的，在城里活动的时间不长，约只有两、三个钟头，我们就撤退了。入城后，我同阙世英在街口上宣传。宣传的内容，主要是讲共产党的主张，讲红军的纪律，红军的政策，讲红军不打干人，是保护干人的，主要是打蒋介石，打反动派。揭露蒋介石的罪恶，号召群众参加革命，消灭反动派，打倒帝国主义。筠连的群众很好，都来听我们讲

演。在城里写的标语不多，是余泽鸿按中央的统一提法拟的，总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，一致对外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消灭反动派，也都和我们讲的内容是一致的。

在打筠连城以前，司令部按照中央的指示，有地下党的配合，开展了统战工作，是余泽鸿同刘干臣所做的上层工作，争取了一些知识分子，具体作法我们不了解。

我们打筠连城非常顺利，这里当时国民党守军不多，所以打进去比较容易。在筠连县城，搞了不少子弹、布匹、棉花、药品，经济上的收获是比较大的，解决了部队供给上的一些困难。特别是把没收的东西分给干人们，加之干人们听了我们的宣传，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，待人和气，就有力地取得了群众的支持，所以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很好的。群众不但欢迎我们，支持我们，有些青年还自动参加了部队。

打过筠连城不久，部队即通知刘复初领导的古兴游击队合队，我就到梅洞生孩子去了，满月后我又随部队走，因见不到余泽鸿，我问他们到哪里去了，都说到中央去了。过了半年多的时间，才说他在江安碗厂坡牺牲了。

余泽鸿是长宁人，对川南情况熟悉，对川南地区很有感情，组织能力也很强，中央在扎西会议决定把他留在游击队。他虽是出身于大地主家庭，但从小就接受了马列主义，背叛了地主阶级，随恽代英到上海大学，理论水平很高，在上海组织青年运动，功劳是很大的，是很有名的人物，在党内最高职务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。邓小平、邓颖超、陈云、宋任穷、张爱萍等同志都非常了解他。

我们打筠连城这仗是打好了的，但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，就再次派大量的部队追剿我们，以后纵队的行动就困难

了，经常一天走100多里路，还要打仗，每天最少要打两、三仗，最多时六、七仗。敌人围剿相当厉害，留下的许多领导人都先后牺牲了。地方参加红军的特别是改造过来的绿林武装，他们多吃鸦片，红军是不准抽烟的，打起仗来便跑不动。加之枪支弹药又少，天天都要打仗，所以牺牲很大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打过许多胜仗，并在川滇黔边播下了革命火种。

红军进城见闻

筠连镇幸福街 张永昌口述 王化记录整理

红军进城，是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初一，先在古楼坝打仗，把庆符民团打垮了，住在中和栈的海银民团也就跟着后退。红军追到炭厂湾分成三路前进，一路追海银民团从南门桥入城。海银团丁从胜利街溃逃时，有的团丁裹腿散了也不顾去理，直是拼命地跑，追击的红军没有开枪，只喊他们慢慢走，不要跑。一路追庆符民团从石棺材（今酒厂背后），杨家沱过河。庆符民团在过河的时候，因对水势不熟，有的全身打湿，隔追击的红军不过一、两丈远，红军只对空打了两枪，还是喊他们不要慌、慢慢走。过河以后，这路红军分成两支，一支上仙鹅抱蛋观察县城全貌和地形地势，而后顺河而下；一支跟踪庆符团丁追至丝厂门口，民团从真武山顶翻坡跑了，这支红军也顺河而下，到大车口看了看情况，仍迂回龙洞口。两支都先后从龙洞口过河，穿过公园经干溪子从土地堂进城。一路走炭厂湾绕到峰子岩，在这里留下了部分人，一部分人从峰子岩下小东街入城。这部分红军入城就直接冲进县政府，把大堂上的官椅官轿砸烂；把文柜里的文件带走一些，大部分扔在地上。有的红军用铁锤敲开监锁，放出二百多个“犯人”。

追击庆符民团这路红军，至沙锅厂分出一支顺山麓走沙埂子（今燎原坝）绕一转，仍是从南门桥入城。这支红军进城后，有的去何××家买草鞋，有的去王××、蒲××家头买电池，何、王两家卖价都是合理的，蒲家的价钱越卖

越高，群众说他是奸商，红军就把蒲的百货摊销了，叫一帮挑炭卖的，和赶场人各自拿取。有的红军抄了×××的药铺、京果铺，很多赶场和挑炭的涌去，红军见千人就记糖果和物品递给他们。有的红军转到花生市，把×××家的山货一箩箩的搬在街上，有芋片、筍子之类的，叫穷人各自拿取。还从这两家抄出许多铜元，镍币，见穷人就给。有的人怕得了东西脱不了手，不敢要，红军就对他们说：不要怕，各自拿去，这是红军给你的。

红军刚进城的时候，赶场的人听到枪响，遍街奔跑，大铺小店都急忙收摊关门。红军见到奔跑的百姓就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跑，我们是干人的军队，是打富济贫的”，对关门收摊的小商小贩，红军便讲：“不要怕，我们是打百货厘金的（指各种税收官员），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，保护你们公买公卖”。

进城的各路红军，三三五五地散布在大街小巷，他们不乱拿老百姓的东西，不进老百姓的屋，买花生、水果、针筒棉线都照价付钱，于是街头巷尾议论纷纷，有的说：“这个军队和北洋军阀比较和杨森的队伍比较硬是天壤之别。”有的老年人说：“我从来未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。”人们对红军感到非常亲切，不一会儿，做生意的照常摆摊设店，躲起来的大姑娘也走出街了，很快恢复了正常现象。

红军进城不久，有两个女红军在洋式房子（今税务局）门口站上高凳讲话，开始听的人不多，只是一些挑炭下力的，以后居家的妇女、摆摊的小商，老年、儿童、青年都大群大群地围拢去听。两个女红军约讲了两个多小时，至到下午一、两点钟时候周化成的部队追到了大梁子，他们才没有

讲了。

红军走的时候是从南门桥慢慢撤走的，也没有跑，周化成的部队只在大梁子打了一些冷炮，也没有追。当晚，红军就住在李子坳屯香坝、沙坝一带。

广州起义牺牲的苏重淮烈士

苏松 心端 端秀

苏重淮，字慕韩（1898—1927），世居筠连县城小街子（今新华巷）。

苏重淮幼年聪颖好学，苏家世代多读书人，富藏书，尽读之，学识增长很快。及长，就读于叙府（今宜宾）叙属联立中学。毕业后，回县任筠连农校和高级小学堂的音乐、英语等科教员。由于他秉性刚直，敢于仗义直言，因而得罪地方权贵某，某蓄谋阴欲害之。重淮闻警，自度难以安居，遂忍痛告别即将分娩的妻子郑金明，隻身远出避祸。在离乡背井的颠沛流离中，目睹战乱颠仍，民生疾苦，乃立志投笔从戎。在重庆经老同盟会员曾省斋的介绍，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，由是进步很快，同年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当时，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，数四川人最多，而四川人中，筠连人就占了九个，计有：苏重淮、林见龙、刘幼甫、廖新楠、田动云、朱松、王国正、陈道喜、何家升。

苏重淮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训期间，与同乡同学相互砥砺。他们都是热血青年，立志报国。后来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，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。

苏重淮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结业后，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五连连长。

一九二七年八月，苏重淮奉命率部参加了举世震撼的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。起义前，他还在南昌照了一张像片，用

毛笔在像片上题了“慕韩识于南昌”一行小字，制成瓷像。这张瓷像竟成了烈士的惟一遗物。

“八一”南昌起义以后，苏重淮所在部队奉命转移，在叶剑英的领导下，一路步行，从南昌向广州挺进。同年十月到达广州。这时广州市委已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，秘密活动，重淮积极参加部队整顿，积蓄力量，为建立和扩大工农武装、夺取政权而战斗。

十二月十一日下午，苏重淮接受组织安排，掩护三位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火速离开广州城。当时，敌人封锁甚严，且这三位女共产党员已被特务机关注意，掩护出城困难，于是将这一任务转托给他的好友、当时任广州军区医院护士长的高县人闵绍成。闵请苏并三位女同志到一家面馆吃烩面，乘机交换情况。闵问部队动向，苏只顾狼吞虎咽，未作回答，吃了一碗又一碗，旋即匆匆告别。过后，闵绍成回忆当时情景时说，在安全送走三位女同志后的当天晚上枪声响了，他才明白过来：为什么三位女同志急需离开广州？为什么苏连长吃了那么多的烩面？为什么不谈部队动向而急于离去？原来，都是起义暴动即将开始的种种迹象。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，广州起义工作准备就绪，原定在十二月十三日举事，后因情况剧变，遂提前在十一日行动。于是一场在革命的转折关头，为了挽救革命，向反革命势力发动的、英勇的反击在广州展开了。

整个广州起义的作战方案，是在张太雷、叶挺、叶剑英的领导下制订的。但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张太雷，因为张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。参加起义的主力，除军官教导团的三千多人外，还有警卫团五百多人，苏重淮任教导团五连

连长，他的战友朱道南则在七连二排。

广州起义打响以后，有两个战场战斗最为激烈，一处是在广州的长堤，另一处是在广州的观音山。

观音山，在广州城西，与白云山相连，地势险要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被称为捍卫广州的西部大门。苏重淮率领五连战士，与二、六、九连配合作战，在争夺观音山阵地时，与国民党的主力薛岳部队相遇，双方激战一昼夜，苏重淮率部与兄弟连队并肩战斗，英勇冲杀，一次又一次击退数倍于己的敌军。

由于敌军的增援部队不断赶来，起义军处境渐感困难，指挥部决定突围，讵料组织了几次冲击，都未能突破敌军的封锁线，眼看形势愈来愈是严重，敌人的合围圈也逐渐缩小，起义军队伤亡太大，如果突围不成，势必全军覆没，这时，苏重淮已受轻伤，满身是血，为了全局，他主动率领五连，承担正面最前线的最后一次冲锋，战火更加猛烈，苏重淮冒死陷阵，几乎把敌军的主要火力点全部吸引过来，部分官兵终于从战火较弱的地方突围了。而苏重淮却在这一场掩护突围的战斗中，不幸为敌军的机枪子弹射中，壮烈牺牲。闵绍成回忆说：苏重淮身上血肉模糊，足足有十多处机枪扫射的弹孔，遗体由他和杨剑英收殓，掩埋在广州城东关外的臭冈上。

广州起义的观音山战场上突围出来的官兵仅十数人，杨剑英便是其中之一。朱道南则是从长堤一线突围出来的。杨剑英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牺牲。朱道南在建国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，著有《在大革命的洪流中》一书，又据此书改编的电影剧《大浪淘沙》，他写的回忆录中有关广